

LIU LI DENG

SUI QING

琉璃燈

穗青 著



琉璃燈

穗青
著

南方出版傳媒 廣東人民出版社

· 廣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琉璃灯 / (美) 穗青著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8.4
ISBN 978-7-218-12637-1

I. ①琉… II. ①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40390号

LIU LI DENG

琉璃灯

穗青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肖风华

策划编辑: 王俊辉

责任编辑: 李 响 黄良起

责任技编: 周 杰 吴彦斌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广州市浩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

印 张: 9.5 字 数: 181千

版 次: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序 言

2017年春节过后，开读穗青先生新著《琉璃灯》。帘外雨潺潺，对着稿纸上罕见的工整硬朗的硬笔书法（穗青自幼成长于翰墨飘香的氛围中，他的哥哥余家声治印，堪称旧金山一绝），心中涌起万千感慨，带着留恋、欣赏和钦敬。

穗青和我，都是故国改革开放初期走出国门的第一代移民，同一年（1980年）定居旧金山，于兹三十六寒暑，从春秋鼎盛到华发萧然，如今俱是退休老人。低吟王安石名句：

“三十六陂烟水，白头想见江南。”我和穗青的“三十六陂烟水”，是异国漫长的劳作，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挣扎，英语与母语之间的沉浮，一言难尽。我们也有共同的“江南”，它不复指只要花数百美元买上双程越洋机票，万米高空待十多个小时就安然抵达的莺飞草长之处，而是以汉语书写的文学。

我的众多旧金山文友之中，论对文学的虔诚、从事创作的狂热、踏实与韧长，穗青是出类拔萃的。我初识他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。在老南家四面墙壁贴着长诗《梅菊姐》手稿的书房里，这位早年写诗、中年改写小说的老友兼乡亲郑重地告诉我：“穗青是咱们圈子里的新星，啧啧，他的小说硬是有味道，非看不可。”

随后，我们在旧金山的《美华文学》杂志（美国唯一坚持出版逾20年的纯文学刊物），陆续读到穗青的长篇连载小说《佳丽移民记》《金山有约》和《雾都之恋》。此事本身，便是教人无限感念的人文佳话——旧金山著名报人、作家，被誉为“海外文坛孟尝君”的黄运基先生独立出资，黄运基夫人戴着老花镜，忍着关节痛打字，把穗青的数十万字心血结晶变为漂亮的版面。接下来，作为杂志发行部骨干的穗青，驾车把杂志送给报摊和订户。每一位都是为寂寞的文学奉献的义工，人间稀罕的理想主义者。

穗青就是这样，把移民生涯的“三十六陂”，化为一颗颗功力深厚的硬笔字（他一直拒绝电脑打字），将众多扎根于西海岸旅游名城旧金山的中国移民，升格为血肉饱满、个性鲜明的文学形象。他的作品以厚实见长，情节与场景经得起推敲，人物的往昔、现状与前景无不真实可信，读它时，感其所写酷肖身边人，不同的只是名字。我一直鼓吹“独家”论：海外华文作家的产品，必须是这样的，不在异国浸

泡多年就写不出来。穗青更进一步，不在旧金山移民社会底层打滚如许年月，就酿不出这般劲道的醇酒。我和穗青长期在旧金山“美华文协”共事，同睹时光消逝，眼见多少才华横溢者被“平淡人生”缴走彩笔，几许甫出道即风头无两之辈渐渐沉没于茫茫人海。海外为文之难，在生活压力，在极端寂寞，在“没啥好写”，但是穗青一如既往，独自前行，把一己不无缺陷的人生，转化为小说中纷汇万状的有情世界。那里，既是旧金山原汁原味的现实人间，有唐人街茶楼的水汽，吕宋巷的麻将声和缆车铃的叮当，也是他独具匠心营造的灵性天地。

于是，我们看到，他在完成长达61万言的《金山有约》，27万言的《佳丽移民记》，20万言的《雾都之恋》之后，又推出这一部力作。我早就知道，他写作极为严谨，无论选材、布局、人物、情节、场景，都经过长期酝酿。他每次和我谈写作体会，我没有当面夸奖，但心里在说：旧金山文坛何幸，拥有这般纯情的文学人，带一股傻劲，是永远在路上的“马拉松选手”。这一长篇，使得新移民文学的长廊，增添了新世纪旧金山人物——唐仲谦、高雅琴、唐丹娜、童丽。他们个性迥异，命途有别，但有一共同点，那就是地道。只有旧金山这方水土，只有旧金山的世俗社会，才能出现这般独特的交集、碰撞，才能迸发出这般缤纷的人性火花。当今新移民文学依然稀缺的，就是这一类取巧不得，

隔岸观火不得，一不小心就露“不熟悉”之馅的作品。用流行话说，这叫“接地气”——旧金山这一多中国人、多地震、多高科技、多元多情多彩之城（1849年淘金潮兴，它就被称为“大埠”）的地气。何况，穗青这一长篇新作具有浓郁的“诗性”。末尾，沈玉贞送给唐丹娜的“琉璃灯”，是一个笼罩总体的意象，它象征的是“光明澄净的世界”。

刚刚读到美国著名编辑家Arthur Brisbane一段警策的语录：“对普通人来说，‘机遇’最常见、最安全的形式（也是最受忽略的形式之一），就是努力工作。”它适用于两方面：一是穗青笔下的移民形象；二是穗青的写作状态。

刘荒田

2017年春日于旧金山

（刘荒田，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名誉会长，首届华侨华人“中山文学奖”获奖作家）

自序

但丁在《神曲》中写道：“像在你的尘世内，各种肢体发展各种的功用，而你的心灵却是主宰；同样，那最高智慧散布他的善意在群星，而自守于静一。”我写这部小说，等同于记录一段段往事，也是对自己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年的检视，经历从朦胧视觉走到看山山清、看水水秀的感悟。我不同于出身科班名校的同行，也不同于一夜成名天下知的文人。我一直在探索的路上充实自己，在进取中尝试创新。直到今天，我对文学的追求一如既往的虔诚，从未减退。

我想，一个有作为的作家，应该是抒情的人，是将丑恶的材料提炼成为无瑕的玉石，是可以从乱石堆中发现可能的美丽，是从雾霾中预见可出现的蓝天。写这部小说让我深感岁月不由人，以及世事在更替的自然现象：星移斗转。

如果说文学是一种病，那么我是受了传染，也将它传染

给读者。因为文学的启迪，我认定了自己不可能全盘接受现实说教，和某种自我麻醉的认同。然而，世界之大，温暖无疆。当你回望来时路，应该而且能够珍惜今天，展望未来，对生活前景充满信心与希望。

我更加确信：每个人都散发着光和热，大爱人间，正是我们生活的所在。

穗 青

2017年2月10日 序于美国旧金山

目 录



CONTENTS

序 言 1

自 序 1

琉璃灯 1

后 记 294



1

旧金山的秋天，天蓝水更蓝。在这个集雾都、山城于一身的海城，无论从哪种角度去看都有美感。一年四季只有不到两个月下雨，绝大部分是艳阳天。阳光是金黄金黄的，散发出惬意的温暖。在这里没有冬天，更不会下雪；既没有空气污染，也没有骤冷骤热，用四季如春来比喻海城是恰如其分的。因此很多人都说这里是颐养天年的圣地，是任何人都喜欢选择的长居地。每每柔和的海风从太平洋吹来，你便会感到全天候新鲜空气的无所不在。人杰地灵之说，完全与海城画上等号。开车从渔人码头沿海旁大道向西而去，左面是深蓝的海面，右面是错落有致的各式现代化建筑群。这样的体验通常被人们视为是一种随性的生活享受，换言之，是一种视觉与心灵的温润。

唐丹娜双手握着方向盘，扭头看一眼坐在旁座的父亲：“爹吔，记住要按时吃饭。”

唐仲谦点点头：“记住了。你说这话跟你妈咪如出

一辙。”

唐丹娜没再吱声，专注开车。汽车很快驶到金融区，停在一幢纯白色的五层高写字楼前。唐仲谦下了车，提着小帆布袋，向女儿挥挥手：“小心开车，拜拜。”看着女儿开车远去，唐仲谦嘴角浮出微笑，瞧一眼身上的西装，整理一下领带，走进了大楼。大楼前厅的保安员杰西，一眼便认出了唐仲谦，两人彼此互道早安。唐仲谦用手指了指小帆布袋，朝杰西轻笑道：“这是我女儿给我做的午餐。”杰西耸耸肩，伸手做了个请进的手势：“唐先生，祝你好运。”

乘电梯上了五楼，唐仲谦用钥匙开了自己办公室的门，亮了灯，将小帆布袋放在办公室桌旁的微波炉上，拉开窗帘，看了看金融区的早晨。这时间已是车来人往，开始了喧嚣的一天。他落在皮椅上，习惯性地打开电脑，浏览尚在跟进的保险个案。从事保险业多年，唐仲谦经常忘记吃饭时间，只是咖啡不离手。他前段时间常常感到胃部隐隐作痛，后经医生检查，原来是经常空腹的原因。医生给他开了药方，每天晚上吃两块饼干，再吃一片胃药，此外就是要定时进餐，使胃功能尽快恢复正常。妻子高雅琴对丈夫的病甚为着急，说为了赚钱累出病来不值得，于是与女儿唐丹娜合计，白天由女儿督促他记住按时吃饭，晚上回到家，也是准时晚膳，对唐仲谦实行监管吃饭、吃药。这种日子令唐仲谦顿失暖男形象，成了限时被暖男。

唐仲谦立起来，走到咖啡壶前，取出过滤纸，加上两勺咖啡粉，放妥之后再在壶顶灌上净水，按动电钮。两分钟后，咖啡壶发出吱吱吱吱的声响，接着黑啡色的咖啡从壶孔向下端流出，很快将玻璃壶占了过半。他取出白瓷杯，用小汤匙去取忌廉、砂糖，再轻轻搅拌，正想举杯往嘴边，有人在门板上敲了两下。唐仲谦扭过头来，对方是位年约三十岁的女性。

“请问是唐先生吗？”她问。唐仲谦接过她递来的名片，点头答道：“是的，我叫唐仲谦。”

“我叫余秀明，律师。我的律师事务所今天搬来这里继续营业，请唐先生多多关照。”

“彼此彼此。余小姐是执业律师，以后我还要仰仗您哩。”唐仲谦也回敬给她一张名片。“你客气……对了，我还有个助理，她是个兼职法律系在读生，名字叫钟珍妮。”

唐仲谦刚想张嘴，此时门外踏进来一位略有点秃头、蓝眼白脸膛、全身名牌西装的中年人，点头笑着打了个招呼：“Hello, I am lawyer Handsome, how are you Mr. Tong?”

唐仲谦伸手与他握了握：“Nice to meet you。”汉森朝余秀明送上爱慕的笑容：“She is my partner, excellent partner。”余秀明朝二人做了拜拜手势，闪出门去。汉森一见此状，也向唐仲谦笑道：“So, Mr. Tong, I tell you later, see you。”

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汉森正在追求余秀明。唐仲谦从二人的谈话中隐约感到，或许汉森的律师事务所，以前合伙人是余秀明，二人因为产生了问题以致余秀明另起炉灶，搬来新址，自己聘请助理继续执业。时间就是金钱。唐仲谦喝了两口咖啡，回到办公桌前，全神贯注看着电脑，看到有两位投保客人发来的电邮，通知唐仲谦要来他的办公室交保险费。有些客人为安全起见，不肯在网上将保险费交付，而是以交支票方式付费。约摸十点钟，电话铃嘟嘟作响，他接过来听，原来是老同学陈正元。陈正元在华埠开了间保险公司，聘请两位保险经纪，手头上有一批熟客。那边陈正元不失诙谐，说是请唐兄大驾光临，在林苑西餐厅，有要事相告。唐仲谦打趣道，有贵人请吃饭，你不用请我也来。问了时间是下午一点半。唐仲谦办公楼地点在孟金街，离华埠很近，步行只需七八分钟。

接下来又接了几通电话，都是一些客人咨询汽车保险、房屋保险、人寿保险之类，唐仲谦一一解答。他从文件夹取出两张预先打印好的信函，取出信封，用电脑将两位顾客姓名地址打出，将信函封在封内，贴上邮票。那是两封交款通知信函，也是唐仲谦每天都必须做的工作。十几年来，唐仲谦辛辛苦苦开辟了客源，积聚了一批固定保险客。他通常在客人保险期约满前十天，发信通知续期缴交保险金。这时他猛然记起该吃早餐，便从办公室左下方小抽屉，取出饼干铁罐，拿起几块苏打饼干咀嚼，再喝半杯咖啡。过了一点钟后，唐仲谦站起来离

开办公桌，走到门口，将挂着的塑料时间牌取下，将时间调到两点半钟，这样是表示下午办公时间两点半钟。他伸手去扭灭灯，锁了门，下电梯来，往华埠方向步行而去。

踏进西餐厅，见到陈正元旁边坐着一位七旬老人，定睛一看，是会馆元老胡培德。胡培德颇谙世故，伸手与唐仲谦握过：“唐先生，来得正好，请坐。”陈正元问：“仲谦，要茶还是咖啡？”唐仲谦要了杯咖啡。陈正元开门见山，语气轻松：“今日请你过来，是告知唐兄，我决定竞选年底换届商会董事。”唐仲谦对陈正元道：“正元有此意愿，我当然很支持。”

接着三人商量竞选运作。胡培德动用会馆资源，唐仲谦回同乡会拉票，陈正元运用他所有的人脉关系致力助选。旧金山侨社藏龙卧虎，社会贤达众多，从商者在传统侨社任职比比皆是。胡培德身为元老，名下两家超级市场、两间制衣厂，财力雄厚。陈正元在华埠从事保险业多年，对侨社人事谙熟，自然与胡培德建立了良好关系。胡培德为人仗义疏财，乐善好施，在侨社人缘极佳。陈正元点了三客牛排，唐仲谦、胡培德也不客气，动起刀叉，边吃边谈。这时，唐仲谦手机响起，他停住进餐，拿起手机一听，原来是女儿叮嘱自己按时吃饭。唐仲谦笑了，说自己正在吃饭，丹娜笑问父亲：“真是那么巧？”唐仲谦将手机递给陈正元，示意他来跟女儿对话，陈正元接过便说：“丹娜，我和你爹咁在吃饭，谈天说地。”丹娜要陈正元

将手机给唐仲谦，假装生气地问父亲：“爹哋，我的爱心午餐你不吃，跑出来吃牛排。”唐仲谦解释说这是临时决定，那份午餐等回办公室放进冰柜，明天中午再吃。两父女对话间，陈正元暗想：“这唐仲谦忒好命哩。妻贤女孝，令人羡慕。有家庭的幸福温暖，是天赐之福。”

唐仲谦对陈正元参选商董当然赞成。商会虽属民间社团，却能够向政府直接发声，争取商家和消费者权益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。唐仲谦明白陈正元若当选成功，既可为商会做些实事，亦可扩展他的保险业客源，是真正的双赢。在美国你想生活更上层楼，势必努力进取，只要你肯付出，社会必有回馈。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，大鱼吃小鱼的商业戏码时有发生，凭着机遇，短时间内成为富翁的人数不胜数。尽管如此，很多人都在希望自己过得好的同时，也希望别人过得好。均富之道大有市场，这与耶稣基督、观世音菩萨似乎也没什么关系。

过了月余，陈正元果然当选了商董，他打电话告诉唐仲谦，要请吃饭。唐仲谦本想婉谢，却又经不住他一再邀约。唐仲谦打电话时，女儿坐在一旁看电视，听到父亲应约，便凑过头去对手机叫道：“正元叔叔，我也要去吃饭！”陈正元在电话里笑答：“爱心小天使，欢迎你和你爹哋光临，最好把你妈咪也请来……”高雅琴轻笑道：“正元，你可要大出血哩。”

兴许是陈正元与唐仲谦一家人太熟，以往喜庆节日聚会，总是少不了陈正元。唐丹娜还被陈正元封了个雅号：参谋。

唐仲谦关了手机，道：“你们两位尊贵的女士小姐，真的去赴宴？”唐丹娜也不答话，移过身来坐在唐仲谦、高雅琴中间：“爹哋是我的男朋友，妈咪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们共同进退。”还是高雅琴接上来说：“丹娜，我和你爹哋都去，满意了吗？”

无巧不成书。那天晚上，陈正元与唐仲谦一家三口进餐时，唐仲谦留意到前面隔了两桌，余秀明与一位年约三十多岁的男士也在那里吃饭。这间意大利传统餐厅，最有名的是烤猪蹄，吃起来感觉与中国的烧腊火腩肉相似，吃在嘴里，香脆可口。隔了没多久，余秀明猛地发现了唐仲谦，她用眼睛朝他示意：你也在这里吃饭？这边的唐丹娜，美美地喝着暗红色草莓汁，用叉子戳起猪蹄肉，吃得不亦乐乎。高雅琴瞧见女儿的吃相，想笑也笑不出，将自己碟上的猪蹄肉、香肠，分了一些给唐丹娜。准确说来，往日唐仲谦一家外出吃饭，从未光顾过意大利餐厅，多半去吃广东菜、淮扬菜，有时选择京川菜。西餐厅只去牛排房或者吃法国菜、越南菜。

四人都没要酒喝。陈正元、唐仲谦都坚持“饮酒不开车，开车不饮酒”的原则，高雅琴、唐丹娜也照办。最后离开餐厅时，唐仲谦远远地用微笑朝余秀明打了个招呼。

第二天回到写字楼办公室，余秀明悄悄来到唐仲谦办公桌前，打了招呼道：“世界真小，我好不容易去意大利餐厅一次，竟然碰见你。那位女士想必是你太太，那位小姐是你